

■手迹钩沉

手稿轶事

□高洪波

自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“换笔运动”以来,电脑写作成为大多数作家的首选,作家的手稿反倒成了一种珍稀的资源。因为用电脑写作方便快捷,形成的文字清爽整洁、让人一目了然,我记得很多的报刊编辑部都公开宣示:投稿请用电子文稿,拒绝手稿。这种对手稿的拒绝,成为不少作家心头的一团阴影。

手稿的价值、手稿的意义究竟还有没有?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:手稿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有,而且非常重要。

不久前,我读到了《光明日报》的一篇小文章,谈的是《红旗谱》作者梁斌先生的手稿观。有一年天津大地震,梁斌在紧急关头只抢救出自己的手稿,这手稿当年曾有一个西班牙收藏家出价10万美金购买,梁斌断然回答:“不卖,我的手稿属于人民。”现在他的这些手稿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,片纸未留。梁斌先生曾留下一句在我看来是出自作家内心最真诚的呼声:“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。”我听过一种作家手稿观——手稿就是作家的心血的载体,但是这样的观点远没有梁斌先生这句话来得深刻形象,让写作者刻骨铭心。“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”是一句内涵多么丰富的话,唯有一个秉笔写作终生并且用心血著述自己人生感悟的作家,才能有这样手稿观。

说到手稿,我还有几个有意思的故事。记得有一年,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供职的时候,办公厅整理资料的一位同事拿出一份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作家手

稿,让我鉴定。是谁的手稿呢?原来是丰子恺先生散文名篇《上天都》的手稿。

丰子恺先生是我极为敬佩的作家,当年我就读鲁迅文学学院时,做的毕业论文就与丰子恺的散文艺术相关。正是托丰子恺先生的福,我才由诗歌转向了散文创作。由于和丰子恺先生这种文脉与精神的相通,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《喜欢丰子恺》。

我尚在云南军旅时,丰先生就已经辞世,但这种和丰先生情感上的亲密连接,使我拿到《上天都》手稿时激动不已。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台灯下反复端详,的确是丰先生的亲笔。那个时期的稿纸粗糙宽大,而丰先生的笔迹又是那样的熟悉,况且我对《上天都》这篇散文十分了解,所以我不用进行太复杂的技术鉴定,一眼就看出了手稿中透露出的丰先生写作时那种潇洒独特的信息。那一夜,我独自面对丰先生的手稿,仿佛在和自己尊敬的前辈品茗座谈。我体会到他在60年代初期登上黄山天都峰时那种独特的感受,也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激动,甚至某种体力上的疲惫。手稿上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一种特殊气息深深地感染了我,也感动了我。第二天我把手稿还回秘书处,告诉他们,这是丰先生的真迹,务必保存好。

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多年,有过四十年的编龄,经历过、浏览过甚至亲手改定过的作家手稿不计其数,所以我对作家的手稿有一份特殊的尊敬。我知道,当作家在手稿上挥笔写下自己欣喜、得意的文字时,他内心中洋溢着的特殊快感是无以言表的。

还有另一个故事。若干年前,我曾经受《中国文化报》朋友之约,夜里聆听了一次蜀派古琴的弹奏。当时报社借住了一座古庙,夜色里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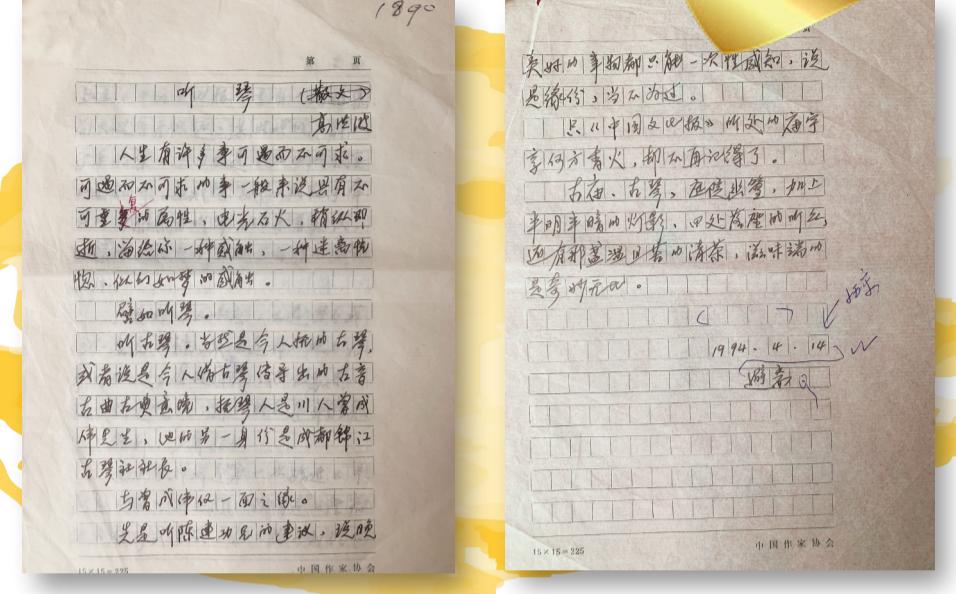
古庙林木森森,古筝声声。月影浮动时,我仿佛感到了某种远古的神韵。归来后,我写下了一篇散文《听琴》,9页的稿纸,一挥而就,没有留底稿,径直寄给了《中国文化报》。

文章很快发表了,甚至被散文领域的某些选刊选用了。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。

几年前,我突然接到了曾任《中国文化报》副刊主编的王洪波先生的一条短信,王洪波、高洪波,两个洪波凑在一起肯定有话说。王洪波告诉我,在旧书交易网站上看见了我的《听琴》9页手稿在拍卖,每页300块钱,问我不要买回来。听到这话,我不禁笑了起来,说,当时你们给我的稿费总共才200块钱,现在让我用这么超出底价的价格买回我的原稿,敬谢不敏,谁愿意卖谁就卖去收藏吧。

这本是文人间的趣谈,我在一次关于阅读的演讲中谈到了这个有趣的作家手稿的故事,没想到后续居然有了新的进展。

我远在西安的一个晚辈张志方,是一个对文学、对阅读有特殊兴趣的青年人,他的长辈还是我在军旅中的老首长。结识了张志方之后,他告诉我,他拍卖购得了我在90年代初期评论陕西作家高建群的一部手稿,叫《解析高建群》,文章发表在很权威的刊物《文学评论》上。这是我当时以《中国作家》副主编的身份对本刊作者高建群一次发自心底的评价,也是我在《文学评论》这家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。万万没想到,手稿居然被张志方买到手,并且送给了高建群,而高建群转手又赠给了陕西文学馆。在手机上,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捐赠仪式,借由这个契机,我和高建群在微信上开心地互通款曲。后来,高建群出了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《中亚往事》,我们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,张志方、



《听琴》手稿(首页、末页)

高建群和我还见了面。

故事并没有完结。不久前张志方告诉我,他居然买到了我前面谈到的《听琴》手稿,而且价格并没有我说的那么昂贵,因为它是和一批文物同时被他收入囊中的。就这样,9页纸的《听琴》手稿被张志方大方地转赠给了我,用快递迅速递到了我的手中。

那一刻我面对着三十一年前自己伏案写下的那篇关于古筝、关于古琴、关于音乐、关于夜色与人生的手稿,感慨万千。我即兴为张志方写下了一首感激的小诗:

旧稿三十一年前,琴音犹自绕耳畔。
古刹月影入茶盏,转瞬人生叹慨然。

落款是“谢志方小友寄《听琴》手稿”,随后我把这首诗写成书法条幅,寄给了远在西安的热心小友张志方。我感念他对作家手稿的一种特殊的关爱,更感念由于他的认真和执着,使我的三十一年前的手稿重新回到了我的面前。这真像一个远方的游子回到了故乡,更像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回到了自己的怀抱。

那一刻我再咀嚼梁斌先生的手稿观:“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”,百感交集。我捧起三十一年前自己的这份手稿,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。的确,阅读手稿如同置身作家创作的现场。手稿在,文字在,气息在,文学的意义自然也在了。

一

■新山乡巨变

岁稔年丰,心安梦长

□陈玉福

令家人失散,回头必得茫茫然里寻他,在秋日的明媚里体验一把蓦然回首终得相逢的小小惊喜。这有限的物理空间,被无限的生活创意与丰收成果填充得满满当当,丰盈生活也充实内心,令人流连忘返。

一直都有个感受,窃以为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,乡村却各有各的风景。果然,丰收节印证了我的观点。甘州区十八个乡镇错落布置的展厅,每一处都匠心独具各有所长。农作物拼成的图案和字体只是昭示物产丰饶的一种形式,真正的成就来自展架上特色产品得到体验者的认同和赞美,来自那些有机蔬果给予耕作者以底气。

沙井的“玉米拿铁”将玉米的清爽融入拿铁的醇厚,少了甜腻丰富了层次,口感独特别具一格,的确是一种新奇的尝试,玉米小镇也因此注入时尚元素,使人向往。若论有机蔬菜的种植和深加工,党寨首屈一指——接近二十年的深耕细作,硬是把自家的蔬菜送到了一线头部加工链企业,用自己的双手印出了一张新时代“丝路明珠”的绿色名片。

10万亩耕地,20个村,171个合作社,人均纯收入24884元——这些数据让这里的人们自豪。他们还向我如数家珍般罗列了好一串荣誉称号,既有国家级的,亦不乏省市区级的认证与肯定。看着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,我深受感动。对于劳动者群体,特别是与土地打了几辈子交道的农民,最大的成就便是五谷丰登,并通过耕种实现富足。人均纯收入两万多在物质层面也许不算多富裕,但谁又能说幸福感仅仅来自纯物质的东西?大家共同的追求和期许都是-致的,那就是国富民强、国泰民安,精神上的安宁与满足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足。

三

甘州府城,据说是按比例还原明清时期的古城仿建而来,依例有城门、城墙围守。城墙内外,仿佛两个世界。城外远山可望,是天地玄黄的宁静与旷远;近处水天一色街巷纵横,穿流的车潮或急或缓,为城市涂抹现代化底色,节日中的城内更呈现出市井烟火的鼎盛与欢腾。把乡村景致搬进城市,让复古与新潮并存,新旧碰撞再融合,竟也能奇异地成为和谐的一体。

今日,府城已成为欢乐的海洋。府衙前那片以青石板铺就的开阔广场,有艺术家们前来献艺助兴,挥毫泼墨、雕琢点刻,刺绣、剪纸、面塑、糖人的非遗传承人正在现场表演。想要将艺术品搬进家里悬挂、摆设或珍藏的人们排起了长队,从各个乡镇的展厅那里买来的农产品手里分明已经拿不下了,可还是不忘给精神也安排一场文化的盛宴。

这街巷,是一条物质的河流,流淌着大地最坚实的馈赠。沿着展厅的摆列一路走走看看,一份又一份惊喜接踵而来。由玉米塔、辣椒串、南瓜堆、蔬果画组成的色彩交响,在河西走廊秋日极致明亮的光线下,饱和度仿佛被调到了巅峰,鲜艳得几乎要溢出画面。

你看明永镇的五彩谷物,仿佛是一片片微缩的农田,通过这些谷物能够闻到田地里的清香,它们颗粒饱满、色泽纯正,每一粒果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光体,闪烁着沉稳而骄傲的光芒。这是丰收的基石,是千百年来农业文明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梁家墩镇的手工醋供不应求,闻着酸香,口水不知不觉就被勾了下来。可巧,旁边来自乌江镇

的展厅里偏还有肥美的虹鳟鱼和鲈鱼展览售卖,镇上的年轻干部们代表农户亲自解说,笑语盈盈地展示着他们用高山雪水灌溉出的有机稻米——顿时便使人急欲拿回家去烹饪,蒸一锅喷香的米饭,做一道酸辣鱼佐餐大快朵颐。我曾在《张掖传》里专门写过乌江镇的水稻种植,那时候还没听说乌江镇在搞锦鲤养殖,短短几年而已,那里已经建成了上百亩规模的中华锦鲤繁育及鲈鱼养殖基地,鱼米之乡实至名归。甘州,从此又多了一道亮丽风景。

四

来过张掖旅游的人对平山湖大峡谷应该都不陌生,那处壮阔的观胜地正是坐落在平山湖蒙古族乡的行政区划里。可是很少有人知道,平山湖蒙古族乡是甘州区唯一的少数民族牧业乡,盛产牛羊肉干和骆驼肉,以及备受推崇的驼奶粉。在特色美食之外,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。如今,牧业、矿业、风电、旅游业是平山湖蒙古族乡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。乳制品是长安镇的支柱产业之一,长安镇能人不少,创意也多,本次丰收节就专门布置了一个打卡点,用网红的形式对接时代流行元素。一块“我在长安很想你”的牌匾吸引了众多游人在此驻足流连,排队打卡的盛景使人一度产生错觉,误以为时空折叠到了西安的大唐不夜城——长安镇无疑是掌握流量密码了。

寻着肉香味一路追索,终于找到了源头——竟是碱滩镇在现场烤全羊,并分发给游人品尝。吃一口羊肉,就一颗西梅,解馋又解腻,我只怕以后但凡吃羊肉都会想到碱滩镇和这个丰收节了。别急,若不喜欢羊肉还有鸡肉、兔肉,安阳乡把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和肉兔都请来助威了。

古人有谚语说:大仓满,小仓流。我还没有来得深入研究甘州区各乡镇的取名由来,但是猜测大满镇和小满镇的得名大约不外如是。顾名思义,靖安、安阳大多亦是同理,名字里就能看出当地人们对安乐美好生活的向往;而龙渠、三闸、新墩、花寨等乡镇的命名则是直接取自地标建筑。自古传承至今的甘浚、明永,前者关系到甘州城的延续和一座城池的兴衰,后者更关乎一段大槐树的传说,这里是六百年前河西大移民最后的落脚点。

漫步长街,入目即是这一幅府城秋熟图。欢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,丰收却各有各的特点,一如《清明上河图》渲染的盛世人

五

物质的极大充盈,如同肥沃的土壤,必然催生精神的繁花似锦。

在多个乡镇的文创展位上,这种精神富足表现得尤为生动和耀眼。年轻的返乡大学生以及新一代乡镇干部和农民群众,不再满足于仅仅展示原始的农产品。他们将昔日被视为废弃物的稻秆、麦秸,经过巧手编织,变成了造型别致的花瓶、憨态可掬的卡通玩偶、充满设计感的灯罩。旁边,甚至摆着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、以“丰收”“农耕”为主题设计的精美首饰和文创用品。

古老的材质与现代的美学理念在此碰撞融合,农产品的价值被极大地拓展和提升。他们售卖的早已不是物品本身,而是创意,是文化,是一种绿色的生活理念。年轻的面孔上看不到父辈那种面对土地时的沉重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驾驭资源、创造价值的从容与自信。

暮色来得极快,却也极为壮丽。西边的天空就像打翻的调色盘,由金黄、橘红渐次过渡到瑰丽的紫红,将整座府城、远处的祁连雪峰都染上了一层浪漫而庄严的光晕。当最后一抹霞光被地平线吞没,深邃的天幕上缀满了钻石般的星辰,遥远高渺如梦如幻。

府衙前和街道两旁的红灯笼次第亮起,在清冷的夜空中散发出暖融融的光晕,与天上的星光遥相呼应。丰收节在这片承载了无数历史传奇的丝路古镇的参与中永不落幕,它庄严地宣示:真正的丰收,是谷仓的圆满,也是精神世界的富足;是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物质积累,更是如同河西秋日天空一般,高远、明朗,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世界。

岁稔年丰,心安梦长。在这条历史与未来交汇的壮阔走廊上,一首关于土地、人民与时代的新的史诗,正被金色的秋风深情而有力地传唱,奔向远方。

